



纳格拉鼓 绝响

(下)

赵力编

当我头一回踏上喀什的土地，就仿佛被卷到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浪之中。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喇叭扯破嗓门地喊着，还有激动人心的手鼓、纳格拉一阵紧似一阵地敲着，让人一听就浑身冒汗。

纳格拉鼓

绝响

(下)

...

纳格拉鼓，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
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
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它的声音，
穿越了千年的时光，
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L267/1834:2

001208046

纳格拉鼓绝响

(下册)

文昊 编

下
卷

天



独步喀什

徐 梅

在正午的记忆里，我知道生命的秋天，如何沿苍茫铺展。

——题记

十多年前我和喀什有了某种联系。我始终不知道在此居住、滞留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我知道我生命中炽烈而内在的东西均在此铺展蔓延开。我在此重新诞生、领受、呼喊，且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反观这座城市。

喀什是一个很有历史感、地方感，很有时代感的城市，也是一座既很诗歌也很散文化的城市。在落日孤烟、驼队马帮、行商坐贾消失殆尽的时候，在墨客武夫、兵燹战火、腥风苦雨荡然无存的时候，我才能够透过那些烟云和面孔看进去，领受喀什过去、现在、



将来的青铜般的时光。

它又是一座阳光充足的城市。一年难得有雨水驻足，阳光的庆典在此无边无际地铺开，那些屋舍楼厦、林子车水，在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斑。眯着眼的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什么时候都有人，没完没了的人，无所不在的人。这是个不知疲倦的城市，只要有光亮醒着，它就在躁动中。它也因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磁力和张力使个人的能量欲想能突破极限的地方。

喀什总那么容易让我想起夏天的正午。在那些时光里，我试着用心中的经纬坐标这座城市，用现代笔法触摸这座城市的肌肤骨血，用久远的凝视关注它与我的因果关系，而它给我的回应总是出乎意料。

二

这城市的建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喀什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使它的建筑也烙上了多元的文化交流的印记。受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影响，多采用高台基、柱廊、厚重椽口等三段式处理手法的公用建筑已为数不多，其典范之作——五一剧场也已拆除。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原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现为色满宾馆），具有英式建筑特点的原印度、巴基斯坦驻喀领事馆（现为其尼瓦克宾馆）和英国医院（现汽车配件公司、水利厅勘测二处），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局



促地混迹于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之中。

最一目了然的是绚丽多彩的维吾尔建筑群。我总想渗透维吾尔建筑艺术和世界一些重要艺术流派的渊源关系。希腊的艺术，受希腊艺术的影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印度早期犍陀罗艺术，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克什米尔、尼泊尔艺术及中亚各国的艺术，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迁移而渗透到西域及周边地区的伊朗、印度艺术，它们对古代西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哪儿可以找到印迹？拱顶？椽口？彩绘？木雕？伊斯兰教奋争了几个世纪在印度扎根滋长之后，对建筑、绘画具有高度热情的蒙兀尔王朝又使波斯艺术渐进印度并逐渐东进，有多少影响到西域的艺术？作为欧亚大陆丝路贸易的集散地与中转站，作为中西文化的荟萃交融之地，喀什的维吾尔建筑中，哪些汲取了中原建筑的精华，哪些引进了中亚与伊斯兰建筑的韵味？哪些保留着自身的特点？珠连胎结于何时？想从某一处直接找到线索来印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融合后的维吾尔建筑艺术别具一格，匠心独运。比如说艾提尕尔清真寺，它的古朴典雅的门楼，高高隆起的白色拱顶，纤巧精秀的尖塔，高低错落的椽部……无论哪一处的造型、线条、色彩都体现了维吾尔人对建筑艺术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体现出他们的色彩对比协调原则和明暗处理的手法。它不像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罗马的西斯庭礼拜堂、英



国的威斯敏斯教堂给人一种高邈、难以亲近的感觉，而是响应了一种很世俗的很热烈的牵绊，使你情不自禁地在这些华丽古雅的线条色彩中，在一种端庄大方的情致里，交出自己。再如阿帕·霍加墓（香妃墓）、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等陵园建筑物，它们的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的布局、丰富的层次，它们的古朴、典雅、流畅、和谐、精雕细镂的墙面，它们的形式、图案迥异的木格棂窗，无不令人回味。

想从装饰性很强的木雕与彩绘中找到历史或宗教的线索与信息，想要通过这些热烈而神秘的建筑与自己与生命进行一番通透彻底的观顾与询问，都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仍为这些建设群中装饰艺术的精美而怦然心动。缀满清真寺的藻井、梁枋的彩绘，多取材于植物的枝蔓、花、果实，构图复杂，色泽斑斓。我一直以为建筑的形体和色彩是对不同时期辉煌的历史、文化的浓缩和演化，它带有历史、宗教信仰、文化的叠加而产生的厚重感和无限性。它记录着时光的流程，演绎出世事的变迁，透露出时代的气息。而在这些彩绘雕饰面前我却哑然了。我说不清它们，连绵不绝的花草图案，涌动的色块。或许这来自维吾尔人对生命高昂的热情，对生活和理想的追求。特定时代、地域的文化和内在的精神气质，特定的理想情操就凝固在艳丽绚烂的色彩里。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衣、帽、毯及各种饰物的色彩纹样，它们那么大胆、泼辣，直逼眼



帘，令人无法逃避。我经历了特殊的等待，在喀什特殊的时空遭遇这些色彩图式。它们在凝固之中喷薄而去，在喷薄之中凝固音乐的闪电。它们释放着超越生命的独特语言，它们纯粹就是激情。在默默的对视中，我觉得自己和这些绚丽夺人的色彩纹样已丧失了本质的区别。我就是一种色彩，就是一种喷涌的激情。这五光十色和单调枯燥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比照出喀什人艺术气度与品味，也正是这时迸发出生命活力与张力的特殊气质的人，广泛地吸纳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色彩图式，并极富创造力地扩展成为惊悸你的眼眸震撼你的内心的红、黄、绿、蓝、紫。热烈激切的音乐就在这浓烈的色彩、奇妙的线条中涌动。

我一直很惊异于维吾尔人的砖饰艺术。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民居，都可随处看到由坚硬的砖石修砌而成的或立体或平面的漂亮的几何图案，它们在门壁、椽口处闪耀着，流露出一种安祥富足的感觉。阳光温暖而轻松地在墙面上协调着，圆舞曲着。这儿处处流动着生命的印迹、智慧的光辉和生活的节奏、层次。

我的阅读和理解粗浅了些，但我知道这些建筑似乎能把自身所独特的地方都带进审美领域，能够把人们的精神感悟通过建筑程序手段固定化、视觉化。同样，你能够通过对不同建筑物群的审美体验来感受、触摸喀什人的精神世界，你能够在构图与色彩中读出



它所赋予的象征意义。

建筑和人何其相似，受蚀的坍塌的残骸陷入历史深处，难觅踪迹，新鲜而富丽地凸现出来，在阳光、月华下形成一曲曲凝固的音乐，一如人的死亡与诞生。建筑被不断承袭与拓展，被不断赋予新的人类精神在创建与毁灭中往返。我自始至终相信：人类构建房子的目的，除了它的世俗用途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其实在营造并抵达的天堂。这是人类整体的童话。这个童话蔓延了几千年，当然还得继续。

喀什到处充满了谜一样的事物。就说它的街巷吧，一般城市的街巷都像经过线墨量过似的，呈井字状分布，都规规矩矩地蜷缩着手脚，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喀什的街巷横七竖八，曲里拐弯，扑朔迷离，了无规律。你如果刚到喀什或缺乏空间感、方向感，走在其中就容易迷失——到处布满了相似的脸孔，到处布满了相似的事物，但跟先前的绝然不同。你前顾后盼，左冲右突，如闯迷宫，就像你必须经过的一个人，他脸上布满了你熟悉的气息，然而你绝不认识，每一条街都像是你的老朋友，都像在跟你打招呼说：“嗨……”你如坠入云雾里，茫然不知所往，你干脆就一个劲地走下去，随街巷拐弯、穿插，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你终于从迷失中来到了你所寻找的街面上，这种寻找恰似“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一阵我经常从喀什最古老的住宅区恰萨一带和



城郊路过。城郊的屋舍院落，分布得既集中紧凑，又拉拉扯扯，随意而散漫。前者是针对其密度，后者是针对其范围。城郊的屋舍大多是干打垒的院落，土块垒起的敦实厚重低矮的房子，院子里鸡飞羊欢，狗吠驴叫。农户们在割麦、收稻时节，会把麦草、稻捆放在路上让过往的车辆碾压。于是路面上便铺排起一块块金色的干草堆，散发着令人感到亲切愉快的庄稼气息。除此之外，你若想找到如康斯泰布尔笔下的风景那样的画面，那就得去真正的乡村。

老住宅区恰萨，则高墙林立，巷道盘错纵横，走进去，就像走进迷宫。一条条铺满红砖的沿地势高低而起伏的窄小巷道在你眼前延伸着，时不时钻出一群小克孜和光腚的小巴郎。他们大多很脏，无疑都十分活跃，脸上布满了新奇的、兴奋的表情。他们会长时间地盯着你，像研究某个他们所熟悉的领域一样专注，令你不自在；或者笑咪咪地看着你，跟你并排走一段，冷不防冒出一句“你很漂亮”或“你的衣服很漂亮”，你还来不及答话，他们就笑着跑开了，不知所踪，正如不知他们从哪冒出来一样；或者悄无声息地跟在你后头，若即若离，你一回首，空无一人，再往前走，又产生了那种被跟踪的感觉，你干脆什么都不管，直往前走，这时背后或后脑勺上会很不幸地突然遭遇几粒石子或土块或液态的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还有的双眼外射着一种执着兴奋的光，跟定了你，咋呼着，



怎么也哄不散，而走着走着，你又忽地发现周围空无一人——好像哪儿都是他们的家，任何一个门洞都能把他们吸纳进去或吐出来。这时你感觉像在梦游，太阳还明晃晃地在天上。

进得院子，看见许多人家都有廊柱，大多漆得鲜艳明丽，以碧绿、赭红为主，也有的受年深日久的剥蚀而显得有点陈旧、斑驳了。院子大多宽敞，几乎无一例外地种些花木，有桑树、无花果树、杏树、葡萄、石榴，还种有玫瑰、月季、仙人掌、鸡冠花、夹竹桃、天竺葵、绣球、海棠红等，花红桑绿，香气沁人，这使庭院很温馨，充满了阳光的滋味，生活的滋味。

好客的主人，会热情地请你品尝他家的果实。我好几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一家的桑椹结得诱煞人，我们闻香而去，叩开门扉，说明来意，主人立马搬来了梯子，我们就迷迷糊糊地一头蹿上缀满了桑椹的树，在结实粗壮、枝繁叶茂的树丛中找饱满丰润的桑椹痛痛快快地大嚼一通，吃得满嘴红紫甜腻，头脸、腹背也都留了下那种香甜的汁痕。我们还嫌不过瘾，他们就会找出干净单子或塑料布，叫几个孩子各牵一角，拿来长长的杆子在树上敲打起来。熟椹儿簌簌落下，心里也盈满了快乐。他们找来塑料袋装好给我们，我们说声“热合买提”，给三毛或不用给钱就乐不可支地走了。

不过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人们商品意识



普遍增强，你再寻树而去，不先讲好价钱是断然吃不上桑椹的，更别说如饕餮大嚼一通了。熟桑椹被主人敲打下来装进容器里拿到路口去卖。买到的桑椹咋样也没树上的原汁原味、甜润可口——它已由纯粹的果实变成商品而且消蚀了人与人之间圆融和睦自然的关系。它更多地带有了时代色彩，金钱的气息；所以我就分外怀念那些恣意爬上蹿下大吃大嚼的日子，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来。

三

我多次顶着酷烈的阳光走过诺尔贝西路、安江阔恰巷、安江热斯特巷、欧尔达西克路的鳞次栉比、低矮密集的生产作坊和销售店铺。尽管那儿昼夜不息地敲个乱响。我在一个个针脚般繁密的店铺、在“叮叮当当”合唱般的声音里流连。你能想像宽不过十米、长不过几百米的街上纳聚大大小小几百家手工作坊和摊点的情景吗？你能想像街道两旁依次排开的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有序地悬挂或搁放的手工业品的情景吗？富丽堂皇的毡、美奂美轮的小刀、琳琅满目的金灿灿亮晶晶的首饰……我做梦一样地来，做梦一样地走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又做梦一样地去。我尤其喜欢在土陶、木器加工、乐器雕刻这些店铺前逗留。我沉醉于他们的制作产品时表现出的专注迷离的神态中。他们显得兴奋快乐而自足。他们全然不在乎别人



的评品，精雕巧制着，粗涂细抹着。我觉得称他们为民间艺人更为妥当。有一次我不知是第几次在一个木器加工铺前逗留，爱不释手地玩着精巧圆滑的捻线锤、指尘杆、小木勺的时候，一直埋头工作的老汉抬起头来说：“姑娘，亚克西吗？”我点点头。他说：“你随便挑一个吧，送给你。”见我犹豫，那老汉鼓励说：“挑吧，挑吧。”我挑了把造型样式拙朴、花纹色泽隐隐露出古意的勺子。我这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为了使用它才想得到它，有的东西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我想我得到的要远比一把勺子本身的价值多得多。这样似无目的地游逛便成了一次次快意的旅行。

我还极爱到乐器作坊逗留，看他们削、砍、锯、刨、刻花纹、做琴码、制音箱、上弦、调音，遗憾的是我从未完整地目睹过一把琴的全部制作过程，但我却记住了喀什诗人赵力的诗句：你从琴弦上走来，你又从琴弦上走去，你的心溶成最后一匹琴码，你的双臂绷成最后两根琴弦……

四

这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仍有事没事就到街上遛达。我感到这儿的生活喧嚣而无序，单调但充满生机。一切都在积极昂扬中进行，就像是一首永不停歇的进行曲。喀什真是个奇特的城市，它让你的思想很难长时间地、固定地停留在某处自由地翱翔——除非



你有相当的作为。它不断为你提供新视角及审美课题，你就愈发地奔走更深地沉溺以摆脱周围的尴尬际遇。

阳光那么丰饶地那么没遮拦地泻在我黝黑的皮肤上，随着所见所闻的零乱、繁复，我的走动渐渐有了目的。我想寻找那些飘然骚客、戎马武夫的旧影，用他们坦荡豪迈的胸襟，昂扬炽烈的气度，驱散深植我体内的冬天和古旧陈腐的气息。我于是拜倒在班超塑像下，眼前一幕幕掠过大起大落大沉大浮的历史风云，掠过火炼长空、水激乱云的酷烈悲壮的画面……我感到了内心对沉寂的需要。可在这喧闹的城市里沉寂二字是多么古旧荒疏。岁月浓稠，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喘息着、旋转着，这样一座丰盛的城市，白裙裾只是它小小的注脚，倏而即逝。我于是逃到书籍里去，翻开厚厚的给西部精神领域提供了重要价值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什么时候能如他所说的那样“伸手抓着了两个世界”呢？什么时候我那点可怜的感性、智性的认识能被岁月镀上光亮呢？橙色的阳光泻在我身上。我沐浴在从这本书中折射出的巨大光芒中。我听见周身的血液寂静地流淌。

五

喀什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声音。我常常奇怪一座城市怎么能莫名其妙地弄出这么多声响，好像几千年的喧闹、哀祈、祷语、歌哭等所有消失的或正喷薄而



出的声音全汇聚到了一起似的。我常常被各种嘈杂的声音浮起在寂寞空旷的街头，我常常又被它固有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世俗的声音之潮推动着簇拥着，或此或彼。比如在古尔邦节与肉孜节，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就会通宵达旦地传来纳格拉鼓与唢呐的震彻云霄的奏乐声，节日的气氛渲染得浓浓的酃酃的。我总会被鼓乐声吸引随人流涌到广场上。万头攒动，欢声震耳，这几天他们一定是最漂亮的。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种肤色、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他们为了目睹这一盛大场面，竟在良辰佳节之前，离开自己的国度，万里迢迢，奔赴而至。萨满舞跳起来了，人群沸腾起来了。这是一个民族整体的激情与浪漫。我壮怀着同样的激情与浪漫，热血沸腾，雷奔电泄，却无法融进去。我只充当了一个边缘人的角色，我在两种文化习俗之间被挟持被挤压不知走向何方。我这时的的确确感到了自己是个异类，在震颤中看见他们的骨与血，灵与肉。这样盛大而欢乐的庆典场面使我激动不已。谁是左右这一切的王？谁说这是一个产生不了激情的年代？

正如你所见到的，喀什是一座歌舞的城市。用轻盈、飘洒的歌声舞影，用含蓄或热烈的身体语言去表达情感、再现生活、认识世界，似乎是这儿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能。高兴时候引吭高歌，忧伤时低吟浅唱，如痴如醉地随乐而起踏点而舞，或盘旋俯冲，或